

■ 毕业季,听校长的叮咛

本期特邀: 罗卫东 全国政协委员,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院长

答好两问 无愧青春

罗卫东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院长罗卫东给学生颁授毕业证书

仲夏蝉鸣, 栀子花开, 转眼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春华秋实, 岁月如歌。你们中, 有每天往返于图书馆和实验室, 连续三年学业成绩专业前茅, 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获求是荣誉奖章, 成功考取医学最高学府——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刘靖雯同学; 有既能游走于黑白琴键, 在国际钢琴艺术节开幕式上与朗朗同台合奏, 又能玩转电路焊接, 多次斩获全国、省市专业竞赛大奖的信电学院郑博匀同学; 有“压线”录取, 用了两年时间就修读完了三年的计划课程, 在转专业后连续两年在新专业中斩获学业成绩第一, 以第一作者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3项, 第一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项, 并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的计算学院林型双同学; 有雨天街头的爱心救助, 扶起摔倒老奶奶并送其安全回家, 以善行驱散“道德雾霾”, 用最美事迹引起舆论热烈反响的传媒学院姜雅婷同学; 有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获得 CCTV“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全国奖的外语学院吴思羽同学……时间关系, 我无法一一细数你们每一个人在学院的成长故事。我想, 你们在陈家河畔度过的四年时光, 不仅将成为个人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 也将汇入学校发展的洪流, 成为浙大城市学院历史中的鲜活内容。

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 我们感同身受, 休戚与共, 早已经成为这个大家庭里的亲人。我和所有老师所做的一切, 也都是为了你们有更好的未来。

今天, 在这个特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里, 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上, 我既为你们顺利完成学业而感到高兴和自豪, 也有一种莫名的复杂心情。这种感动, 很像是一个父亲, 在孩子18岁成人节上的感觉。既有如释重负的轻松, 又有一丝空虚和失落, 还有隐隐约约的忐忑, 但更多的是希冀和期望。

■ 青春微光

愿做扎根边疆的一棵“胡杨”

本报记者 张惠娟

6月29日上午,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远在祖国边疆基层的年轻干部陈东男专注地守在电视机前, 内心颇为激动。“七一勋章”获得者名单里, 将青春热血挥洒在基层的青年脱贫干部黄文秀的名字和事迹, 一直感动着他。

和黄文秀当初的选择一样, 2019年7月, 陈东男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毕业后, 作为第6批阿克苏地区招录内地的优秀高校毕业生, 将青春的选择和新疆紧密联系起来。在新疆库车市齐满镇代尔瓦扎铁热克村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岗位上, 让青春闪光。

日前, 浙江省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公布了2021年“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浙江省大学生就业创业人物事迹征集评选结果, 陈东男被评选为“基层就业大学生典型人物”。这位从浙江大学走出去的优秀毕业生, 让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院长罗卫东校长颇为自豪。在罗校长的推荐下, 记者走进这位青年小伙子的精神世界, 记录下他在基层中历练闪光的青春。

边疆基层, 需要这样的“后浪”

怀着对军营的向往, 大学之初陈东男就报名参军入了伍, 在军营里得到了身体和灵魂的双重锻炼。退伍后返回大学, 他开始了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一心想创业的他, 计划毕业后去日本考察学习水产养殖。按照这个规划, 大学的每一步走得很扎实。毕业之际, 当他把签证、护照一切都准备妥当, 才发现人生的十字路口其实充满着未知的选择。“东男, 今天打电话给你来主要是想征求一下你对报考新疆基层公务员的意见, 新疆的基层乡镇需要一大批你这样的‘后浪’。”毕业前, 辅导员的一个电话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毕业后的去向。

“去新疆? 之前旅行都没去过的地方啊, 那里到底是什么样的? 骄阳似火的戈壁滩? 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老师的一个电话, 让陈东男的脑海里勾画

临别之际, 作为你们的老师、校长, 我还想和你们再聊几句心里话。去年的毕业典礼, 我曾经向你们的学长讲述了人品就是命运、有绝技就无绝路、人生是马拉松的道理, 我想, 这个道理对你们也是同样适用的。按照惯例, 今年的致辞本来也是想先祝福大家, 再嘱咐大家一番, 但一个多月以来, 思来想去, 我还是决定换一种方式讲一点自己的想法。

你们毕业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回首百年征程,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关键在于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信念和初心。今年年初的时代大剧《觉醒年代》, 相信很多同学都看过, 这部剧让无数曾经曾在历史课本上出现的人物在电视剧里变得鲜活、立体和丰富。我想大家一定会为其中一大批青年志士仁人的浩然之气所感动、所感染、所感奋; 一定从他们短暂但波澜壮阔的一生中, 看到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热

血青年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乐于奉献、敢于斗争、慷慨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前不久公映的纪录片《九零后》, 讲述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年代是如何寻求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如何以坚定的信念、坚韧的精神、艰苦的努力成长为伟大的革命者、改革者和建设者的。

近代以来, 前赴后继的这些英雄的青年, 他们曾是我年轻时时代的榜样, 是我人生奋斗的灯塔, 我相信, 他们也一定会成为你们的榜样、你们的灯塔。因为, 你们身上流淌着的理想之血与伟大的前辈们一样地滚烫, 你们内心充盈着的困强之愿, 和伟大的前辈们一样地强烈, 你们对民族伟大复兴的憧憬之心, 与伟大的前辈一样的热切。

今天, 因为无数青年的英勇牺牲, 我们得以生活在和平、富足的新时代, 你们中的绝大多数, 都已不再需要以生命的代价去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愿望。但, 当下,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期, 面对两个大变局, 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每个中国青年都要做出人生的重大抉择。

1936年9月, 日寇的铁蹄已经占领了东北, 看似平静的中原大地, 也笼罩着战争的阴影, 在尚未启程开始史诗般文军长征的国立浙江大学校园内, 正举行1936级新生开学典礼, 担任校长不到5个月的竺可桢新生作了演讲, 向全体新生提出了两个问题: “诸位在校, 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 第一, 到浙来做什么? 第二, 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这两个问题, 文字如此朴实, 如此简明, 乍一看平淡无奇, 似一杯白水, 而细一想内涵如此有力, 意蕴又如此深邃, 振聋发聩, 80多年来, 它响彻了一届又一届求是学子的脑海, 堪称是灵魂之问。这两个问题, 虽是竺校长提给刚进校的浙大新生来思考的, 但对于我们所有人, 在所有的阶段都有同样的针对性。

今天, 我在这里也要问大家两个问题: “诸位就要毕业了, 有两个问题应该问问自己: 第一, 到社会上去做什么? 第二, 这辈子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以为只要正确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你们的人生就一定会是充实的、幸福的、有意义的。

你们之中, 或许有人已经能够肯定地做出回答, 但我相信大多数还做不到, 这很正常, 因为, 这很可能是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才能找到答案的两个问题。今天, 我把这两个问题交给你们, 祝愿你们能够早日找到你们自己的答案。

最后以先贤的两句话结束我的演讲: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让我们共勉。
(本文系全国政协委员,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院长罗卫东致浙江大学城市学院2021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典礼致辞, 刊发时有删节。)

送过来了, 以后你就做我的儿子, 好吗? 我想以后每天都能做给你吃, 孩子。”此时陈东男哽咽但坚定地回答: “吐尼沙汗妈妈, 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 从此, 陈东男在那里有了一个“新家”。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 陈东男走遍了辖区内所有的贫困村, 并在下村入户的过程中, 和80多户贫困户成了好朋友。自从这些纯朴老乡走进他的世界, 他日常生活中操心的事也多了起来: 阿吾提现在病情如何, 上次买给他的拐杖还能用吗? 艾莎家的牛生了没有, 小牛犊子能不能养活? 再那甫汗的煤有没有烧完, 今年过冬的衣物够不够暖……他深信“脚上沾满多少泥土, 心里就装满多少真情”, 只有不断深入村组、解难纾困才能真正走进贫困户们的心里, 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妈妈, 放心, 这边的群众对我可好了” “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大新疆”……这是陈东男和家人及女朋友视频电话中经常说的话。看到他在当地干得热火朝天, 家人对他当初来到边疆的选择, 也慢慢接受了、支持了。每次看到盐碱地上倔强成长的胡杨树, 陈东男内心都会充满激情。他说, 作为祖国边疆芸芸建设者中的普通一员, 在付出的同时, 可以让更多人带去他们所需要的能量, 感觉很充实、很幸福。



▲ 陈东男下乡劳动



▲ 陈东男走访贫困户

荣誉学士学位制度与颠覆性创新人才培养

卢晓东

目前, 国内有少数高校开始试行荣誉学士学位制度, 包括山东大学、深圳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嘉兴学院等。应该说, 荣誉学士学位制度, 具备充分的面向所有学生所有学科的开放性。可以和目前教育部正在推行的“强基计划”和“未来技术学院”形成有力的互补。

在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 西方国家对我国科技封锁加剧, 中国科技自立自强成为重要的战略方向。在科技自立自强整体战略中, 维持性创新相对容易, 但是基础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和技术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则非常困难。“颠覆性”常常通俗地被表达为“从0到1”。2020年1月, 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发布《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国科发基〔2020〕46号), 这是新时代促进我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和颠覆性科学创新的战略性文件。《工作方案》指出: “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蓬勃兴起, 国际竞争向基础研究竞争前移, 科学探索不断向宏观拓展、向微观深入, 交叉融合汇聚不断加速, 一些基本科学问题孕育重大突破, 可望催生新的重大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 产生颠覆性技术。”

基础科学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和技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创新, 其关键在于, 我国的教育是否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为此, 教育部在之前多年理科人才培养基地基础上, 结合对“自主招生”政策的调整改革, 在基础学科本科培养阶段推出了“强基计划”。在颠覆性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方面, 2020年5月12日, 教育部印发《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指南(试行)》(教高厅函〔2020〕6号), 聚焦当前和未来革命性、颠覆性技术人才需求, 从推动高校体制机制建设出发, 计划在少数高校培育建设一批未来技术学院, 力图在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同时, “结合关键核心技术问题, 探索形成以科技前沿技术为驱动的面向未来技术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强基计划”与“未来技术学院”都有美好愿景, 有着系统规划和构想。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 两个计划却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 通识教育的欠缺。例如, “强基计划”对基础学科的过分重视, 使得单一的基础学科反而成为一种“束缚”。第二, 忽略了学生在大学期间在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下, 学生自身的变化可能。例如, “强基计划”要求学生在高三大学报名时选定专业, 学习期间不允许转专业, 甚至要本硕博连读, 这样就忽略了学生在大学成长期间自身可能的变化, 也把学生“绑架”在单一的一所学校、单一的一个学科。此外, 没有参加“强基计划”的学生, 在大学期间也可能产生了对基础学科的特别兴趣, 期待加入“强基计划”, 但他们的愿望难以实现。第三, 尚未充分把握“颠覆性”概念所蕴含的不可预知本质。颠覆性概念在时间因素中包含着瞬间因素, 意味着瞬间的某种顿悟, 因而不可预见、不可预知, 也几乎不可教。第四, 封闭性。无论是“强基计划”还是“未来技术学院”都是封闭的计划, 其所增加的财政投入限于少数高校, 相关教育政策和教育机会因而也封闭于少数高校、少数学科和少数学生, 没有给予更多学生以挑战自己、创造未来的可能和机会。

“从0到1”颠覆性创新本质上的偶然性, 要求给予更多同学予以参与机会, 这样才能增加“偶然”的概率。“强基计划”和“未来技术学院”本身内在的封闭性客观上需要更加开放的教育机制以形成互补。

2019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学位〔2019〕20号), 其中第十七条规定, “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可按一定比例对特别优秀的学士学位获得者予以表彰, 并颁发相应的荣誉证书或奖励证书。”这一政策, 在我国本科教育阶段正式开启了荣誉学士学位制度。

荣誉学士学位(Honor Degree)制度起源于英国, 这一制度与英国独特的大学考试制度、毕业生荣誉等级公开——毕业荣誉等级实名向社会公布联系在一起。荣誉学士学位制度也是英联邦国家本科教育中的一项荣誉制度, 但在实行过程中, 不断被不同国家修正和改造。后期在美国, 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为例, 荣誉学士学位制度则与三项创新因素相关联: 第一, 整体成绩的GPA(平均分绩点)排名, 形成GPA的考试中包含有发散性思维试题和挑战性试题, 其中挑战性试题的内容在学科和技术前沿并且具有开放性, 学生取得高分并不容易; 第二, 参与本科生科学研究, 学生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学会如何创新、如何做研究的默会知识; 第三, 是选修一定数量的荣誉课程, 这些课程在课程号后面会加注字母“h”以突出标明。荣誉课程具备很大的难度和挑战度, 普通学生在选课中一般会避免选择挑战性荣誉课程, 而主动选择多门荣誉课程的学生, 即使GPA较低, 也会在成绩单上呈现出勇于挑战自我的勇气, 因而更可能被研究生院录取。

从目前各高校政策文本看, 有些高校较好地把握住了荣誉学士学位制度激励创新的内在本质。例如, 深圳大学在荣誉课程设置方面, 要求各学院探索设置荣誉课程, 荣誉课程由不低于36学分的专业课程组成; 山东大学要求条件成熟的院系设置荣誉课程供学生修读, 学生必修荣誉课程至少5门; 西南财经大学2017年先行设置了教学荣誉课程, 开放性加强所有专业学生的教学能力。

在荣誉学士学位要求方面, 深圳大学较为全面, 该校授予荣誉学士学位学生的基本条件如下:

- (一) 在校期间所有修读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3.50(含3.50);
- (二) 获得荣誉课程学分累计不少于24学分, 且学生修读荣誉课程成绩不得低于B+等级;
- (三) 参加学院荣誉学位的研究计划并取得研究成果(包括: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励、申请国家专利等);
- (四) 在校期间应承担一定时间的低年级助教工作。

以上条件基本包括了荣誉学士学位的三个基本条件, 其中第四条要求授予荣誉学士学位学生作为助教参与一定的教学劳动, 是该校劳动教育中极有特色的设计和创造。助教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提升本科教学质量, 同时, 助教工作经由“教学相长”, 也让助教本人获益。

目前, 有些高校荣誉学士学位教育的整体设计在荣誉课程设置方面还有欠缺, 或者在要求学生参加本科生科学研究还有欠缺, 或者虽然提出了GPA要求, 但尚未在考试中增加挑战性试题。

与“强基计划”和“未来技术学院”相比较, 荣誉学士学位制度是开放的, 所有高校都可以设计和参与, 也面向全体学生, 这一制度具有流动性、挑战性, 因而可以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但是, 从目前全国情况看, 设计系统的荣誉学士学位制度的高校仍然较少, 这一制度在颠覆性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潜力尚未呈现出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